



圖1 約1980年夏，張大千與摩耶精舍荷花。胡崇賢攝



圖2 約1979年，訪客們攝於摩耶精舍天井一角，中坐者為影星顧媚小姐。作者提供

# 治園如作畫的大千居士

## 兼論摩耶精舍園林與飲食之美

馮幼衡

摩耶精舍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完工，大千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三）遷入後度過五年的時光，一九八三年過世後長眠於摩耶精舍後院梅丘巨石下。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後，大千先生遷徙海外，先於一九五四年在巴西聖保羅經營中國式庭園八德園，繼於一九七一年在美國北加州卡邁爾佈置環華庵，摩耶精舍則是他生命中最後一個實踐他對庭園佈置理想的處所。和歷史上那些愛好園林的畫家一樣，從王維（六九〇—七六一）的〈輞川圖〉，李公麟（一〇四九—一一〇六）的〈山莊圖〉，到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的〈拙政園圖冊〉，莫不反映了畫家對園林美學甚至生活理想的投射。大千則表現在奇石的蒐集與名花的種植，其狂熱與專注不讓古人專美於前，他對美食的講究也與名園美景結合，成爲一項永恆的傳奇。（圖一）

海島上的季節更迭，歲月如歌的行板流過，直到提筆寫序，心頭不免微微一驚：一回首，距離我初入大風堂快四十年了。

最近應友人之邀，在他所收藏的大千先生於一九六七年在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示範之作的高士圖上，寫跋文數行。此幅近乎大寫意，墨色深淺自如、筆法率性活潑。高士半側面，

清風拂面，松枝偃仰，高士頭巾及袖口微微飄揚，真是技巧、內涵、神來之筆缺一不可的上品！我寫著：「此爲大千先生六十八歲之作，筆墨靈動、氣韻天然，誠如張彥遠言，自然者上品之上，乃大千居士創作巔峰時之天機流瀉，拜服無已。距今五十年矣，撫今思昔，執筆三嘆。」回想初入大風堂時的稚嫩天真，哪裡想得到

今日竟敢斗膽地在大千居士的畫上品題呢？

那是一九七六年，大千先生決定從美國加州返回臺灣定居，先借住於友人位於仁愛路的雲河大廈，繼而覓地在外雙溪構築了摩耶精舍，直到他過世的六、七年間，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我，承新聞界前輩羊汝德先生之介，成爲大千先生的中英文秘書。

《形象之外》是我在大風堂期間，將大千先生的生活與藝術之種種所見所聞，忠實綴錄下來的吉光片羽。

回顧起來，大千先生作爲一名藝術家，除了在繪畫上登峰造極，在當代罕見其匹，在生活的藝術上，尤其是造園、飲食、服裝各方面亦無一不考究，無一不自成一家。他在古典與意境的追求真可與古人媲美而毫無愧色，自宋代以後，

鮮有大畫家於畫藝之外，在生活藝術中也表現出他這樣的熱情、氣魄與廣度，由此觀之，他不僅是「五百年來一大千」，還可能是「一千年來一大千」呢！

自從大風堂移來臺灣，摩耶精舍就成了一個超級的藝文中心。這是片遠離臺北市中心，有些遺世獨立的小築，花園的後院依傍著水聲潺潺的外雙溪，院落裏置著錯落有致的二十四個巨大陶缸，乃是歷史

博物館當時請林業試驗所開發後贈送給大千先生的，裡面種滿大千先生最鍾愛的各色荷花：粉、白、淺紅、深紅——像天上漂泊已久的雲朵，驟然墜落在暗流湧動的池心，予世人以色彩、韻律與想像。由這些荷花充當靈感的謬思，大千先生在這裡揮灑了多少閃爍著強烈的生命色彩節奏的墨荷與潑彩荷花，使那朵嫣然飛上詩句中的冷香，化作他筆底凌波而去的不朽篇章。（圖二）

大千先生在此日復一日積極展開他對中國園林美學的實踐——就如他在巴西八德園時期一樣。當時年少，對大千先生花費不亞於作畫的時間，殫精竭慮的在庭園中選取、佈置大小嶙峋的石頭；蒐羅、種植四季花木，並爲之造景造境，只當是畫家爲了畫面靈感所培養出的興趣，年事漸長方知多少文化歷史蘊含其中！

先不說大千先生年輕時最仰慕的畫家石濤（一六四二—一七〇七）便是揚州的造園專家，從他的題畫詩「爭春舊例足張皇，準擬花開便舉觴，不令放翁專一樹，樹邊只合倚紅妝。摩耶精舍梅花將開，將約朋輩踵吾家功父爲爭春之會，先賦小詩。」就知道他是南宋名士張鑑（字功甫，

有「聽鶯亭」等。大千先生亦不遑多讓，將摩耶精舍的眾亭子分別命名為「分寒亭」、「翼然亭」，再加上八德園時期的「見山亭」、「夕佳亭」、「聊可亭」等，好像在張鑑的詩情外，又多了對田園詩人陶淵明（三五二～四二六）「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人格的推崇，和對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有亭翼然」樂在山水的懷抱，以及蘇東坡（一〇三六～一一〇一）「此亭聊可喜」豁達胸襟之追求，境界顯然又高了些。

大千先生「不令放翁專一樹」也表現出對古人當仁不讓的氣勢，的確，他在愛花的狂熱與惜花的溫柔上不僅不遜於陸游（一一二五～一二〇〇），只怕猶有過之。

從陸游詩句中的「為愛名花抵死狂」、和「乞借春陰護海棠」，可見他對海棠的一往情深。至於他對牡丹的愛好與品種的如數家珍則不僅表現在他寫的《天彭牡丹譜》上，陸游還追憶，一次同為南宋詩人、身為成都帥的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以高價在天彭購了數百株牡丹，當即派人星夜馳取，花抵成都時，花瓣猶嬌豔欲滴。當晚，范成大與陸游宴於西樓，據陸游形容：「燭焰與花相映發，影搖酒中，繁麗

動人。」牡丹在燭光照耀下美艷動人，復投影於醇酒之上，香醪、燭光、花海交織成一幅絕美的畫面。除了西樓的牡丹宴，兩人尚在錦亭舉行過海棠宴，兩大詩人在花宴發而為詩後，由於他們的盛名，使得全成都「詩未落紙先傳唱」。

大千先生對嬌媚的海棠與豔冠群芳的牡丹癡迷的程度不減陸游，陸游與范成大僅發而為詩，大千先生則不僅有題畫詩歌詠名花，經過他匠心獨運的構思，且能將名花雕琢入畫面成為經典，使詩與畫互相映發。不讓陸游與范成大專美於前，大千先生也曾為盛開的海棠在摩耶精舍特設瓊筵。一九八一年二月的某天，他午宴款待張學良（一九〇一～二〇〇一）、張群（一八八九～一九九〇）、丁農（一九一四～二〇〇七）等友人。那日的菜單簡直令人垂涎欲滴：「千貝鴨掌、紅油豚蹄、菜苔臘肉、蠔油肚條、干燒鯉翅、六一絲、蔥燒烏參、紹酒燻筍、干燒明蝦、清蒸晚菘、粉蒸牛肉、魚羹燴麵、余王瓜肉片、煮元宵、豆泥蒸餃、西瓜鐘。」連飯後甜品共十六道，自是口腹的絕頂享受。（圖三）

但大千居士的食道風格還不止於此：品嚐美食之餘，必須還有賞花的視覺之美，方

才不辜負這賞心樂事誰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的半日清歡：「是日小園垂絲，海棠盛開，賓主欣忭。」當日與名菜同列主角的是海棠花，如果陸游是將名花配美酒，大千先生則是以海棠佐以大風堂最名聞遐邇的菜餚，讓賓客在「美食」與「美色」間，享受了雙重的美感。

中國傳統園林中除了花木外，另一個要角是奇石，而大千先生對石頭與造園藝術的狂熱，則是其來有自。（圖四）歷史上的「愛石癖」在宋代達於巔峰，先有藝術皇帝宋徽宗（一〇八二～一一三五）將全國奇石，組成專門船隊「花石綱」舳舻千里運至開封，為他的壽山艮嶽增色。繼之有天才藝術家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每日對園中石頭打揖下拜稱其為兄，形成由君而臣，全民一致的「拜石」、「戀石」運動。此風至南宋未曾稍減，杜紹的《雲林石譜》（成書於一一三三年）及范成大的《太湖石志》則把士大夫對石頭的喜愛提昇為一門含有美學態度的鑑賞學。大千居士曾遊戲人間般仿製前人作品，此事他或視米芾為狂傲藝術家原型，而在「拜石」一事上，大千先生倒並不像米芾令人側目的故作姿態，但他愛石成癖絕對是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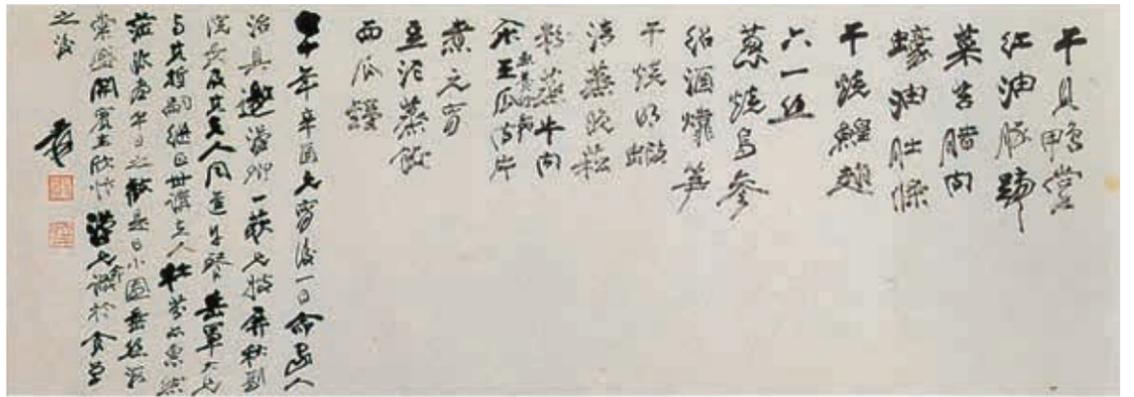


圖3 1981年 張大千 吉光兼美 設色紙本長卷 縱30，橫579公分 臺北私人收藏 引自秦景卿、劉平衡編，《張大千畫集》第四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3，頁5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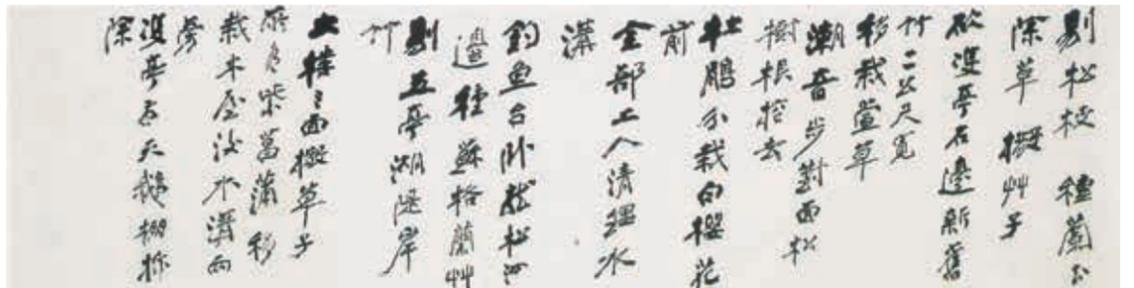


圖4 約1958年 張大千 庭園佈置 紙本水墨 縱34.9，138.8公分 私人收藏 引自香港蘇富比中國字畫部編，《中國近現代書畫拍賣圖錄—張大千專輯》，香港：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1997年11月2日，頁26，拍品編號：171。

一一五三）約一二二一）與詩人陸游的信徒！張鑑的「南湖園」不但具有豪門鉅室一擲千金的氣派，更體現文人雅士最精緻的藝術品味。最令大千先生嚮往的便是張鑑那追求感官之樂到極致的爭春大會了，這種繁華如夢的美感恐怕在中國園林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大千先生一直在摩耶精舍再現張鑑的牡丹派對，每次十名美女簪花而出，不同色澤的名花配上不同色澤的服裝，而賓客在欣賞盛裝美女與名花芬芳之餘，還能聆聽牡丹詞曲之美——耳聞絲竹管弦之樂，兼以品嚐美酒佳餚，真是此情此境，只應天上有。但由於臺灣大部分地區亞熱帶，不盛產牡丹，大千先生遂想把牡丹改成梅花，後來終因美女人數無法湊足而作罷，這是他始終引以為憾之事。

大千先生深知庭園命名之重要，他園林中的重點建設都有典雅詩意的品題。《紅樓夢》裡大觀園完成之時，賈珍請賈政去觀看，賈政便說：「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張鑑的「桂隱」中多達八十餘座亭館橋池樓臺，梅樹中有「飛雪橋」、看新柳有「攬月橋」，枇杷花中有「摘星軒」，櫻桃樹中有「餐霞軒」，柳邊竹外

一一五三）約一二二一）與詩人陸游的信徒！張鑑的「南湖園」不但具有豪門鉅室一擲千金的氣派，更體現文人雅士最精緻的藝術品味。最令大千先生嚮往的便是張鑑那追求感官之樂到極致的爭春大會了，這種繁華如夢的美感恐怕在中國園林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大千先生一直在摩耶精舍再現張鑑的牡丹派對，每次十名美女簪花而出，不同色澤的名花配上不同色澤的服裝，而賓客在欣賞盛裝美女與名花芬芳之餘，還能聆聽牡丹詞曲之美——耳聞絲竹管弦之樂，兼以品嚐美酒佳餚，真是此情此境，只應天上有。但由於臺灣大部分地區亞熱帶，不盛產牡丹，大千先生遂想把牡丹改成梅花，後來終因美女人數無法湊足而作罷，這是他始終引以為憾之事。

大千先生深知庭園命名之重要，他園林中的重點建設都有典雅詩意的品題。《紅樓夢》裡大觀園完成之時，賈珍請賈政去觀看，賈政便說：「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張鑑的「桂隱」中多達八十餘座亭館橋池樓臺，梅樹中有「飛雪橋」、看新柳有「攬月橋」，枇杷花中有「摘星軒」，櫻桃樹中有「餐霞軒」，柳邊竹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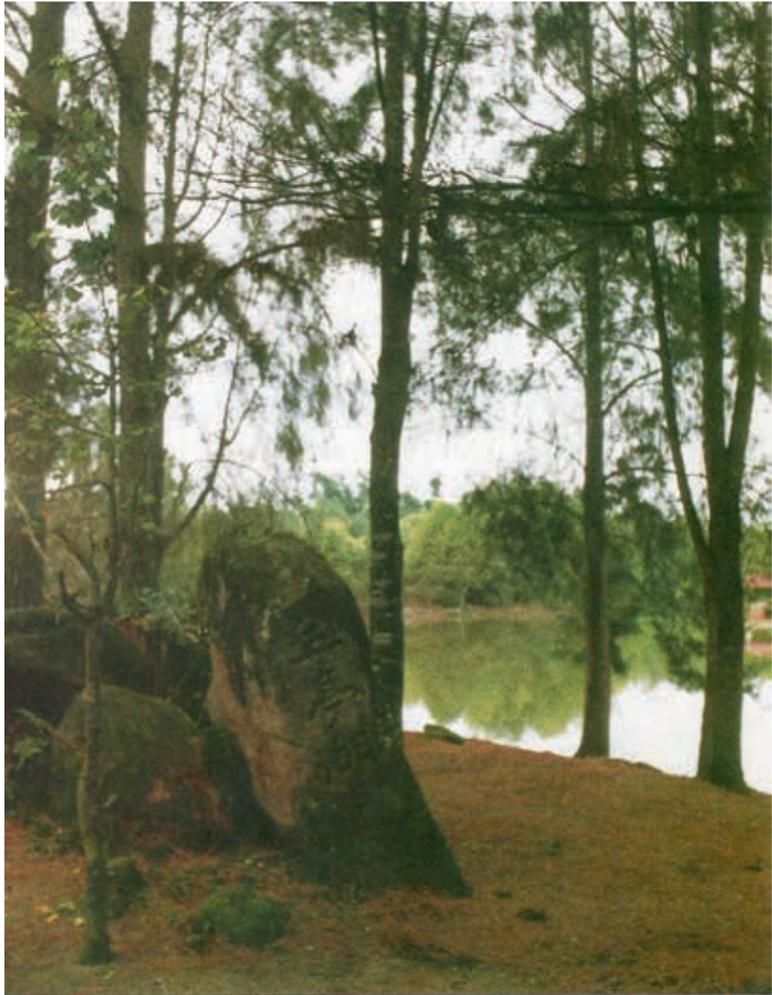


圖6 1956年安置 五亭湖石 引自王之一，《張大千巴西荒廢之八德園攝影集》第1函，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79，圖15。

些眼高手低，其結果可知。不過由於經驗豐富的姜姐姐在旁協助調理拌牛肉的醬汁，再加上火候掌握得可以，自覺雖味非絕美，卻也不算離譜，不過吃在老於此道的大千先生口裏，他會怎麼反應倒是令我忐忑不安。沒想到飯後他擔任講評，把大家的成

品都誇讚了一番，對於我的牛肉，只輕描淡寫的提了一下「芡粉放多了點」，讓我鬆了口氣。

從此以後，再無我可以「磨練」的機會，只是我的眼界一日日擴大，在美食家大千先生的帶領下，見識到當時的一流廚

藝。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在天福樓吃到老師傅精心烹製出的香嫩鮮美之燻黃魚及燻蛋，是為一絕。另外榮星川菜主廚吳少臣與大千先生商訂菜單及作法後整治出的一桌酒席，包括開胃冷盆及後面的正式菜色，精彩至極，刀工、火候、菜色搭配的精緻度，皆是一時之盛，是讓我這少年食客最為驚豔的美食經驗，也體會到大千先生所說，高層次的川菜是不辣的。

當然，把飲食提昇到不僅是口腹之慾的境界仍屬大風堂內的宴飲。那些迴盪在味蕾上的感動往往是觸動回憶的一扇門，重啟了許多珍貴美好的畫面……每次宴客前，大千先生必興致高昂地親自書寫菜單與宴客名單，使得飲饌與書法之美結合在這些叫人愛不忍釋的菜單上。菜單上固然有海參、鮑魚、魚翅這些名貴的食材，但也有「相邀」這樣比較庶民化的美食，它有點像葷的羅漢齋，是一結合麵筋、油豆腐、魚肚、蹄筋、香菇、雞翅、火腿、合掌瓜等而成的大雜燴，以及家常菜如炒四絲（豆干、筍肉、蔥節、辣椒絲）、紹子麵（肉末炒過加口蘑或冬菇，將起鍋時，加冬筍末、鹹菜末）等，但入了大風堂大盆海碗



圖5 約1979年，張大千立於摩耶精舍「梅丘」旁。引自《張大千畫集》第一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0，頁3。

挖出許多奇石，然後將石頭以卡車運回八德園。這些體積不大的石頭還就罷了，那些磅礴巨石，如他的門生孫家勤當日從日本大阪上船，一路護送到巴西聖保羅郊區八德園的石碑「筆冢」，還有他在美國西海岸發現的巨石「梅丘」因太重不能空運，遂託好友董浩雲幫忙海運來臺，在高雄上岸等現代版的運石故事，簡直與宋徽宗的「花石綱」前後呼應。只是徽宗是一國之君，窮一國之力，而他卻是一名藝術家以一己之力。宋徽宗的「花石綱」不過是由中國南方運到北方，即已耗盡國力，而他卻是由亞洲而美洲的繞著地球走，全賴個人財力與對夢想之堅持。他的「戀石」精神不但是宋代文化的再現與復活，而他對石頭癡迷的程度比宋人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憶及那位以前在摩耶精舍日日前來殷殷為大千先生選石、運石、堆石的張虎先生，以大千先生對他禮遇的程度，不得不讓人想起替宋徽宗負責花石綱的石頭專家朱勳（一〇七五—一一二六）來。朱勳的學生及後人在南宋形成了一項興盛的山匠行業，專門負責替人疊石為山，張虎不就是大千先生的朱勳嗎？我想張虎在專業精

神上應是朱勳的傳人吧。

「梅丘」今日仍屹立於大千先生的故園摩耶精舍中（圖五），而八德園內的「潮音步」、「五亭湖」與「繫阿」（《詩經》：「考槃在阿」——隱士樂居），三巨石終能歷盡劫難與滄桑（八德園已沒入巴西政府所興建之水庫中），如今安置在故宮南院的大千石庭中。比起宋徽宗的艮嶽於金人南下後即已灰飛煙滅，大千的愛石卻仍被視若拱璧，備受世人呵護，它們見證著藝術亙古如新的魅力與價值，也說明了大千先生為一介平民藝術家，但他投入園林藝術的浪漫精神，卻創造出幾乎超越帝王窮盡一國之力始能成就的園林傳奇。（圖六）

大風堂的飲食也是大千先生生活藝術中最令人神往的一門「技近乎藝，藝近乎道」的學問。猶記還在雲和大廈工作時的盛夏一天，大千先生忽然心血來潮，要我、姜姐姐、護士小姐、莊嫂，在第二天中午，各負責一道菜色。記得那時新任廚師徐敏琦尚未上任，所以是由姜姐姐到市場中揀選材料，少不更事的我竟以自己有限的從某某食譜學來的知識，自願要燒蠔油牛肉一菜。由於自己的下廚經驗有限，外加有

米芾有志一同的。

他甫回臺灣，便不辭勞頓驅車前往屏東恆春拜訪石園，得了赤壁石、連峰石、長石，其中赤壁石交付飛機攜回臺北。在巴西時他也在小城益都小溪中雇工至河床



圖7 1982年 張大千 文二墨荷 水墨立軸 縱340，橫152公分 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引自《張大千畫集》第五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3，頁122，圖77。

的器皿，到了宴客時，就成了大手筆和豐盛誘人的筵席菜，總能叫親朋好友們吃得心滿意足，賓主盡歡，聽到賓客們發自內心的讚賞，大千先生的欣慰可知。他總能使得飲食一道，既是日常生活，也是藝術——既有尋常百姓熱鬧活潑的生命力，也有化日常菜餚為精食美饌的巧手與妙諦！

「相邀」因為係一大雜燴，雖然吃得過癮，但賣相略為暗沉混沌；另一種菜色則清新淡雅，視覺上就更引人入勝。大風堂的獅子頭與另一道清湯足以當之，與南宋林洪（一一三七～一二六二進士）在《山家清供》裏的一則「雪霞羹」有異曲同工之妙。林洪的做法是：「采芙蓉花，去心、



圖8 1979年 張大千 颯風過後的荷花 紙本水墨設彩 縱70，橫136公分 臺北私人收藏 引自傅申，《張大千的世界》，臺北：藝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348-349。

蒂，湯焯之，同豆腐煮。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用花瓣入湯，以豆腐為雪，以芙蓉為霞，既是比擬也是隱喻。大風堂的成都獅子頭完全不油膩，口感細緻，一粒漂浮在鮮美清湯中的獅子頭與淨綠如玉的一莖青江菜，一紅一綠，也是味覺之外，兼具視覺之美——味覺尚未啟動，感官已先醉，簡直是畫境了。另一道「鮮」湯則是魚片燉羊肉（魚加羊得一鮮字），上面漂浮著碧綠的香菜及蔥花，形成白紅綠交織的畫面（切不可加薑）。何恭上先生一次言及，大千先生曾招待他以此湯，鮮美的滋味令他至今難以忘懷。在平淡的魚片與羊肉之上，一抹綠蔥與香菜扮演著提醒的

回到大千先生最風靡世人的繪畫藝術，我一直深愛大千先生的荷花，可是此生卻以未能擁有一張他的荷花為憾。「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我曾目睹摩耶精舍的荷花經歷四季變化，夏天裏眾荷搖曳，激情盛開，秋冬凋零後荷葉漸殘，猶自在雨中沉吟如詠嘆調一般淒美哀愁。摩耶精舍的荷花如今不再，我在腦海中的花園裏，卻看到另外一幅又一幅不朽的荷花。大千居士筆底的荷花變幻多端，有夏荷與秋荷，雨荷與風荷，夜荷與月荷，還有新荷、醉荷與荷塘之荷。夏荷飽滿盛放，暗香盈袖；秋荷亭亭淨植，宛在水中央。風荷花敲側葉離披；雨荷風姿凌亂意態瀟瀟。月荷於一片氤氳朦朧中，浮出荷花獨立飄渺之隱約身影；荷塘之荷卻是眾荷喧嘩，線條墨韻交織出此起彼落的一闕華麗雄偉的交響樂。

儘管大自然的季節會褪色，瑰麗的粉荷舞衣盡落，芬芳逐漸在掌中故去。然而大千先生美麗繽紛的想像，卻能將無常的造化經營成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他畫秋水乾涸後，荷葉出地尋丈，丈二荷花修長的荷莖如魔術般曲折蠕動（圖七），依舊舞姿昂然，韻律動人。颯風肆虐過後的荷

角色，使得這款「鮮」湯更富淡雅清香之意，是畫龍點睛之筆。

大千先生的造園精神，雖被朋友以「大禹治水」與「愚公移山」戲之，但殊不知此即大千居士之畫稿也。正如他的知己臺靜農（一九〇二～一九九〇）老師所說：「居士治園如作畫，不肯輕下一筆，園之雄渾絢麗處，或奇峭清逸處，莫不如其畫然」。他對飲饌的熱愛與講究，把宴飲一事從菜單、宴客名單書寫，餐飲內容的設計，裝盛器皿的搭配，當成儀典般華美的過程，豈不是他藝術心靈的折射。如今從他書寫的食單、宴客名單莫不洛陽紙貴可知，他所創造的飲饌藝術，也已成爲一項可以大書特書的傳奇與典範。至於他的服裝，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社會，仍以一襲中國古人的服裝行走天下，不僅在中國國內如此，在西方數十年亦不改其志，相較於大多數人的衣著，可說是「奇裝異服」了。他以中國古代衣冠（古袍、杖履、東坡帽）形塑個人風格，及作爲自己畢生文化認同之宣告，堪稱前衛！晚年的他所到之處必造成風潮，人們往往以「文化英雄／明星」視之，幾乎讓我想起今天的 Lady Gaga。

花（圖八），枯荷敗葉橫七豎八，荷莖歪倒傾頹，經他筆下神秘的醞釀，荷花在心靈的淵谷綻開，荷莖斜成「纖腰如束逕須扶」的意態，依舊一片朱荷出波綠萍浮水，充滿攝人的氣勢。他心中自有不凋的花季，荷缸中無力倒垂捲縮的荷葉，經過他的塑造，卻神奇地展現出抗拒衰亡的強悍的生命力，他巨筆如椽，嘩嘩掃下驚心動魄的墨葉之際，便將剎那間的氣勢化爲永恆的驚嘆！

時間停止了漂泊，摩耶精舍的荷花也已遠颺。記憶中的墨荷、白荷、粉荷、朱荷，恍兮惚兮，荷之意象重疊、流動——沒骨、雙鉤、大寫意、潑墨、工筆重彩、金線勾勒、青綠大潑彩，一一入藏我心靈的美術館，即便不曾擁有他的荷花亦不復爲憾。願本書在談大千居士的繪畫與生活藝術時，能帶領讀者一同走入大千世界——如年少時的我所曾領略過的一場繁華的藝術饗宴。

形象之外新版自序

作者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